

甘肃省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出版项目

卓新平 杨富学◎主编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

CHINA'S NORTHWEST RELIGIOUS LITERATURE

●●●伊斯兰教宁夏卷●●●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是甘肃省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出版项目。丛书涵盖了中国西北地区各类宗教的起源、发展、变迁、衰亡和现状，为现代人文科学的研究，尤其是为宗教学、民族学、敦煌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医药学和艺术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文献资料。



读者出版集团

D P G C . L

甘肃民族出版社

目 录

伊斯兰在宁夏	马福龙(1)
从西吉县各种宗教活动看回民宗教负担	王根(15)
海固回民 1938—1941 年三次起义始末(一)	
..... 谢生忠 马勇霞 黄业年 李泽峰 陈海兰 霍维洮 杜力夫(17)	
海固回民 1938—1941 年三次起义始末(二)	
..... 谢生忠 马勇霞 黄业年 李泽峰 陈海兰 霍维洮 杜力夫(26)	
宁夏同心县城清真大寺的建筑艺术	刘策 陶京天(31)
宁夏回族伊斯兰教的教派分化浅谈	勉维霖(35)
宁夏伊斯兰教派	勉维霖(48)
宁夏伊赫瓦尼著名经学家虎嵩山	冶正纲(179)
宁夏穆斯林的变迁和宗教生活	余振贵(197)
宁夏回族民间文学与宗教	何川江(204)
银川南关清真寺	姚复兴(208)
道堂建筑	刘致平(210)
同心清真大寺的历史沿革	于泉鸣(226)
宁夏的回族与伊斯兰教	李楷顺 余振贵(231)
马登海与宁夏的伊合娃尼教派	马如麒(259)
回顾宁夏回民族问题研究事业	余振贵(265)
虎嵩山与宁夏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	李仁(269)
哲赫林耶门宦问题	莫言(272)
宁夏伊斯兰教工作之再认识	何兆国(277)
回族民间歌曲与伊斯兰教	刘金明 张新民(283)
伊斯兰教与宁夏回族的老龄事业	张永庆(288)
宁夏居住民俗述略	瑞福尔·咸玉(294)
韦州清真大寺	丁国勇 海宗元(296)
海太师	金楨 杨学(298)
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	马明贤(302)
同心清真大寺	马峰玉 马占珍(305)
尕德忍耶九彩坪门宦	周彦奎(309)
虎夫耶洪门门宦	马峰玉(312)
伊斯兰教与宁夏回族妇女问题	高桂英(318)

伊斯兰在宁夏

马福龙

按本文分伊斯兰传入宁夏、分布、经济生活、宗教活动、湮育、派别、族源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全文约一万五千余字，现将伊斯兰传入宁夏、教民在宁夏分布、宗教活动，宗教派别以及族源等有关部分摘录于后。

一、伊斯兰传入宁夏之研究

伊斯兰的光辉，何时照临宁夏，直到现在，尚没有一个可供参考，而富有价值的资料。但是我们由种种的史迹和历史的证据，可以判断在唐贞观后至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当有不少的商人和传教士，由大食及西域一带，经玉门酒泉等地，而到长安，再转入西北各省及内地，是可以断言的。同时在伊斯兰的大食，国势正强之际，早于哈里法欧斯曼时（即唐高宗永徽年间），即于中国发生了外交关系，那时伊斯兰在西北各地开始传教，是毫无问题的。

至于伊斯兰在宁夏输入及传布的历史证据是：

第一、安史之乱，两京陷落，明皇奔蜀，李光弼，郭子仪扶太子奔灵武，仓促即位，改元“至德”，并以灵武为行都，外借大食、回纥及西域诸国之兵，决定讨贼大计，斯时西域各国，大部改奉伊斯兰，且唐玄宗时，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与大食战于怛罗斯河畔，结果全军覆没，仅以身免，自此以后，伊斯兰的大食，则控制了整个的西域。平定安史即需大量的兵力，所来者自

系穆斯林毫无疑义。《册府元龟》记载：“至德二年（纪元七五七年）九月元师广平王领朔方、安西、回纥、大食等国兵十五万将收西京……癸卯元师广平王整军入长安，中军兵马使濮固怀恩领回纥、乃曼、大食等军从城南过萨水东下营”。

由上面的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判断：

（1）大食既与回纥、乃曼、安西等军，取得军事的互助合作，而又联兵援救唐室，则回纥、乃曼、安西等改奉伊斯兰是很可能性的，而且是极合逻辑的。因为大食的“哈立法”继承穆圣的遗志，专以传布宗教为志职，故凡与任何国家发生外交关系，必须以传布宗教为主要的条件。

（2）假定回纥、乃曼、安西等，斯时尚未归信伊斯兰，那么在此十五万大军中，大食当为主要的一部，而在数量上一定是占着优势的。因为以常识来判断，大食强，而回纥等弱，安史之乱，以强大的中国，尚无法平定，他们既扬威国外，远征异域，自当以强者为主，必须有绝对的把握，方能出师。

（3）基于此点，中军兵马使濮固怀恩必是一个大食的勇敢善战的穆斯林人。假如蒲寿庚的“蒲”为“艾布”的译音的话，那么“濮固”一字，也须是艾布白格“固”的译音的省略，也未可知。

（4）未出师以前，这些穆斯林住到灵武，能说不礼拜吗？既要礼拜，就得修寺，当时既以“上宾”而来，修几处礼拜寺，当为唐朝的军臣，所乐从者。

（5）安史既平，这些穆斯林的军队，多留于黄河两岸，依汉族的故事，沿着黄河繁衍生息，宁夏自是留居之所在了。迄今新疆人犹称之谓：“东干”，即“留居”的意思，假若不是集团的，大量的，而在历史上或当时的事实上发生绝大的影响的话，仅有少数的，或逐渐而来的传教士，绝不会得此“东干回”或“汉回”（即汉化的回回）之名称的。

(6) 民间的传说,也以“郭子仪回回”,互相传诵,清末薛福成记一段故事说:“汾阳愚民,发令公墓,劈棺而骂”曰:“招来回子汝之罪也,余当为天下惩之!”总之伊斯兰的传入宁夏,与平定安禄山是大有关系的。

第二、宁夏最古、最大的礼拜寺,据说是宝丰等等,由于同治事变被焚毁的很多,而宝丰大寺,则拆除,将所有的砖瓦、木料运往贺兰山,修了一座“贺兰庙”;至于现存的古寺,当推韦州、同心两礼拜寺了。据说有八百年之久,可惜没有碑记可考,使我们无法证实它的真确性,如果这个传说是对的,那么伊斯兰在宁夏,至少也有一千年左右的历史了。因为伊斯兰的发展是先由城市而后乡村,况穆斯林初来时不善务农,经营商业又是他们的唯一职业,必须在城市经商,有了经济基础,然后发展到乡村,从事农耕。这样,要经过百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办到,所以我们推测一下,在“翁米亚”王朝,伊斯兰必已发展到黄河两岸和贺兰山下。

后来,蒙古由西方凯旋,兵锋转向了东方,越过贺兰山,进图中原,当时军中,已有大量的穆斯林俘虏和不少的军人、学者、技术人材了,这是宁夏伊斯兰最灿烂的时期,也是整个中国伊斯兰最盛的一个时期。

二、分布概况

宁夏穆斯林的分布,在过去,以宁夏平罗两城为最多,宁夏城内有礼拜寺四所,而穆斯林户口,超过半数,至于房产,据宁夏省政府地政局登记房产契约时的统计,十之八九为“逆产局”所发“逆字执照”。盖自同治事变后,左宗棠委派刘松山督办宁夏军务,结果刘氏阵亡,清军失利,清廷遂有主抚之议,当时托出老派穆斯林绅士马殿奎出而议和,并以灵武州官许马殿奎,后来马化龙允许,和议告成,但左宗棠忽变前议,露出一付

凶残的面孔，谓宜“剿抚兼施”。他给清廷所上的奏折上即明说着：“只主‘抚’，则十余年来，所死军民，其仇不能不报！”于是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实行大“剪除”，藉点名的鬼计，将所有的壮丁，尽行杀害，“开肠破肚，取食心肝”。复将幼童绑放场地，用石碾碾压，无一存活者；少年妇女，则全掳去，所存之老弱残废，则安插到边远不毛之地，沿河靠山一带，宁夏腹地无一存留者，所有礼拜寺改做庙宇，穆民（回教徒）房屋田产，则完全没收，成立“逆产局”让满、汉人来承领，由“逆产局”发给逆字执照，迄今省垣礼拜寺犹存，穆民见之，无不落泪。至于祖产，契约犹在，无法享有，祖先多年之经营，毁于一旦，穆民被屠，几尽根矣！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挣扎，虽未恢复旧观，但由于穆民繁殖力之强，人口已增十倍有奇。目前以同心为最多，穆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其次为金积、灵武、惠农三县约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银川市和平罗则占百分之三十五，中宁、中卫、磴口、陶乐、宁朔及阿拉善旗则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此外磴口附近克伯滩有“蒙古回回”约五百余户，他们在政治上虽属阿拉善旗政府所辖，但在宗教的感情上，则与宁夏境内的穆民，是取得密切的联系。

总之宁夏的穆民，占全省人口二分之一弱，为数三十万，分布于全省各县乡，甚至于河边山崖，都有他们的足迹。

三、宗教活动

东方的伊斯兰一般的宗教活动，当以清真寺为中心，宁夏的穆民，也不能例外，所以我们对于清真寺的组织和制度，以及有关清真寺的一些宗教习俗，必须有个轮廓的认识，才能了解穆民的宗教活动。

很早以前，这里的清真寺是分“罕义”，和“扫末”的，

“罕义”是一个区域里的大寺。穆民为了谋生的便利，不时的来往迁徙，但无论迁到何处，为了维护宗教，礼拜沐浴，所以集合附近的邻居，重新盖一所临时礼拜的小寺，只请一位“伊玛目”领拜，办小学，教读古兰经，以及宰鸡杀羊等工作，而属“罕义”寺管辖，遇有婚丧一类的事，仍请“罕义”寺的教长来主持。“扫末”优里的阿衡，并无大权，这种制度，到后来，逐渐的被人推翻了，尤其是哲赫林叶派，和遵经派，根本就取消了，每个寺都是独立的，哲赫林叶派尚有一个道堂，各寺一律直接受道堂的统辖，而遵经派则采独立自主政策，方与方之间，一律平等，不分上下。

自回协宁分会成立以后，将各寺重行整顿，按人口的多寡，分为头二三等，三百户以上者为头等，百户至三百户者为二等，百户以下者为三等，计全省大小共计八百六十四方。

各寺的教长，除哲赫林叶派由道堂里的领袖直接委派外，其余的仍依千年来传统的民主作风，由全方教胞开会选举，届时由本方有声望的人士，刺探各人的意思，提出两位或三位阿衡，作为候选人，经多数人的决议，选定一位，并推出负责人前往请阿衡，其余的如上任时设宴所用的牛羊蔬菜等物的购买和筹办，则由执方阿衡和学董负责。

在请阿衡的时候，由全方推选出来的代表，到阿衡的家里，或任所，经过一番颂扬，再说明来意，接着阿衡谦让一回，说明自己不能去的理由，代表们再由善于词令的，婉转央请，阿衡如领就时，即答应了。众代表起立说“色俩目”，表示决定了。如阿衡是在任的，代表们须先向该方让请，彼此各选能言之士，言来语去，各陈理由，如该方理屈而愿意让给的话，则表示同意，否则阿衡虽有意就，也是无效的。

一旦阿衡请妥的话，先拿一部经，由代表们携回，作为应允的证据。斯时全方即忙着订期设宴，并给附近各寺的阿衡乡老下

请帖，届时参加，所来的客人，大都携有贺礼及“乜提”，礼品归阿衡，“乜提”则为全方所有，以补待客的花费。上任的仪式是：由本方派去几辆车，阿衡及所送的人，分乘车上，比及到跟前，所有本方及外方请来接阿衡的客人，均须出迎，双方一面唱，一面和，或唱诗，或赞圣，比及接触，全体说“色俩目”，握手庆祝，旋即到寺院，分站两班，上中央置一棹，上有“接驾盒”，内盛各色果品，先将接驾盒端起，由客方起，绕一圈，让所来的人，各取一枚，谓之得“穆巴勒克”，意为“吉祥”。这时，阿衡即由送来的客人中，选一能言的人，开始致词，再由本方选一人致答词，大致都是引证古兰圣谕，说明办学校研究学问的贵重和要紧，词毕阿衡开“色白格”（课），众经生上前道“色俩目”，一个庄严肃穆的仪式，宣告礼成，接着进行聚餐，这是非常丰富的宴席，俗名“十大碗”。宾主于极度欢愉中，始散会。

至于清真寺的组织，在过去是教长下设三道，即“伊玛目”、“赫推布”、“默静”。“伊玛目”掌领拜及全方的行政，“赫推布”负宣讲的责任，“默静”则司“班歌”和礼拜仪式。后来三道取消，教长一人兼负讲经、领拜、宣传教义等责任，司仪则由经生轮流担任。事实上三道自世袭以来，已不称职，大都是形同虚设。新派出，遂即取缔，于教长下设执方一人，协助教长处理全方的行政，及婚丧等事，学董则负寺内经济的催收、保管、出纳……等责，此外再按方的大小，分设“乡老”三人至九人，襄助学董，办理方务。

回教协会成立以后，为了组织穆民，遂于各方组设方会，选出理事三人至九人，监事一人至三人，常务理事三人，负推行会务的责任，再由一“罕义”区组织一区会，每一县组织一县支会，全省则有省分会，各级会内，皆选出理监事若干人，并聘书记长一人，推行会务的责任，并分总务、文化、教育、组训四

组，省设组长，县设股长，下面跟其他行政机关一样，也有不少的“员”，在分头工作着。

清真寺的原名：“默静吉德”，是专为礼拜而设的，但在宁夏（全中国莫不如此。），则成了回民的宗教、政治、司法、教育……一切活动的中心机构了。千年来的经堂教育，是有着维护宗教的功劳的，而这种教育，不论大学、小学都是设在清真寺内。穆民间犯了教法，或是彼此间发生了纠纷，那么，就得到寺上由阿衡论“蒿空”（审理），或调解，为了应付或推行国家的一切政令，和决定自己应取的途径，大家更有到寺里开会商讨的必要；至于每日五课，七日一聚，一年两会的各种礼拜仪式，更是离不开寺的，而寺内设备齐全，随时可供教胞们洗澡沐浴，一切婚姻丧葬都是由阿衡作证致词，颂经祈祷，始得成功。所以穆民的宗教活动，实际上，没有一样是离开清真寺的。

（1）最大的纪念节是“开斋节”。每年于穆历九月，封一个月的斋，封斋期内，节制食色，清心寡欲，妄言不出，非礼不为，一月期满，家家户户，炸“散子”，捞“油香”，各式各样的炸果，无不俱全，赤贫者，则只捞油香而已！早上八时左右，齐集寺内，穿新衣，带美香，人人春风满面，个个欢天喜地，沐浴后，齐集大殿，先由教长恭诵天经，继起讲演，再礼两拜“当然拜”，礼成散会，下拜后齐集寺院，先向教长道安，然后全体互说：“色俩目”。斯时由教长前领，全体尾随，集团游坟，为亡人诵经祈祷，随后则分头往各亲友家拜节请安，家中则设宴待客，备极欢愉。近年来由于时局的动荡，已大非昔比了！。

（2）忠孝节：又名“牺牲节”。此为伊布拉欣，伊斯玛仪所遗留者，礼拜仪式，与开斋节同，但家中的办法，则稍有出入。这一天，家家宰羊或牛、驼之类，以示牺牲之义，羊则一人，牛、驼须七人，肉的分配是：自用馈赠，施散济贫。

（3）圣诞节：穆历三月十二日，为穆圣诞辰及归真纪念

日，在过去是家家须设宴待客，请阿衡诵经，以示崇功报德之意。近年来，一般遵经派的学者，以此事无经典的证据，而为后人所新生，遂断为“异端”，力加取缔之后，有的人认为此一大圣，他的诞生既为全人类，我们在这一天，不能不有所表示，且在这一天，正可利用集会，宣传宗教，故年来“圣纪”之举行，又复盛行，但方法不似往日了，这和普通的名人纪念日是一样的，先举行一个隆重的纪念大会，请学者演讲，意义重大。而老派和哲赫林叶派，则一切如故，并非变通。

(4) 其他：还有“格德兰”和“白拉台”两晚会，以前也是请阿衡诵经，为亡人求饶，为活人讨平安，谓之“念赦”。法推默圣女的生日，以前为妇女的纪念日，由阿衡讲解法推默一生的美德，使妇女们效法之。他如亡人的三期百日周年等纪念日，均须请阿衡，老派念经，新派吃饭，而设宴待客的回赐，则归亡人而已。

四、教育

甲 经堂教育

经堂教育，亦名“寺院教育”，是伊斯兰传入中国，一千年来，训练教胞，宣传宗教的惟一基础，并且用国语解阿拉伯文，尤为创举。凡穆民集居之村落，皆有一所清真寺，寺内聘有学问湛深之人为讲师，兼任教长，招收生徒，谓之“哈立法”或“满拉”，设铎讲学，作育人才，此为大学，至于小学则由本方的阿衡，轮流担任其教师，是为“小学阿衡”，招集全方儿童，教授阿拉伯字母、古兰经、杂学、穆民信仰及浅近之教义常识等科。小学毕业后，即升入“大学”，再由变字学起一直于文法学、修辞学、教律学、认主学、性理学、天经注释、圣训集解等科，读完这些科目，需时十载，始得毕业，谓之“穿衣”这是青年阿衡，衣锦还乡的一个纪念日，家庭隆重设宴，自不必说，经过

这一个阶段，始由“满拉”升为“阿衡”了。

经堂教育的特色是：“品学兼重”的，为了要给穆民大众做“师表”，故在寺院受教育的时候，特别注重个人的品性修养。本来一个具备了正确信仰的人，他的行为的出发点，完全是以具备完美德性的真主，为鉴戒为法则的，故穆圣曾说了：“他们当效法安拉的德性”！而穆圣的言行，又是真主的意旨的实现，所以一个受经堂教育的人，必须很自然的，改善自己的行为，以符合真主的意旨，和至圣的行为。所以在日常生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是：敬主爱人，履行圣道，光明正大，中和勤俭；并且由于每日五时礼拜，更养成了一种团结互相，服从守时，清洁卫生，坚毅不屈，庄严肃穆，严守纪律，自强不息的好习惯；由于封斋的关系，养成了恻隐之心的增长，和惩忿制欲，克己复礼等美德的培育；天课的实施，更是舍财济贫，急公好义解决社会问题的不二法门；朝觐天方，尤其是促进大同，天下一家的最好步骤的表现。消极方面，则严禁烟酒嫖赌，偷盗说谎，吃猪喝血，抽筭算卦……等不正当的行为和迷信。所以这是一个受过经堂教育的人，最低限度的品德修养。

寺院教育经费之来源为大学采公费制，满拉的公养，和阿衡的学费，完全由地方负担，有的分班征收，有的则征“天课”，以供学内之需，至于小学则完全由儿童们担负，以前每人每月给老师，拿米一升，作为“敬礼”和“酬金”。

这里的经堂教育，在抗战以前，可说是盛极一时，各寺内皆有十名至三十名，甚至于有五十名的经生，在受着各式各样的教育，在学派方面，可分：（一）“工吾派”；此派在治学上，主“精”而不主“博”，对于古兰经或其他各经的词句的构造，和前后的结构布局，反复讲解，钻研考究，不遗余力。此派以马立克阿衡及马永亮阿衡为首，后来夏文选阿衡由化平学归来，得陕西之薪传，小马阿衡（即马良骏）之新法，极力倡导，不遗余

力，一时学子争趋其门下，负笈深造，讲学数十年，桃李满门，大有压倒一切之势！（2）主宽派：此派也名“额立法祖派”，治学的方法是：“博”，而不注重死板的“精”，对于经典的道理，只要了解即可，至于词章的考究，那是文学家的事，而与大道无关，用不着费那种事。此派以虎嵩山、张云、王子忠、马登海诸阿衡为首，而虎大阿衡更为海内有数的名学者，学问渊博，讲学有方。“工吾”派中衰，一般青年，多投其门下，受其化雨，现在黄河岸，及盐同山地的阿衡，多出其门下，此老中阿兼通，译著者也多，堪为穆民之名师，讲学数十年，人才辈出，而以主办中阿师范时，为最盛，收效也颇广。

乙 普通教育

宁夏的教育，本来就是极端的落伍，不识字的人，要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回汉感情的不睦，更造成了穆民反对读“汉书”的心理，因而文盲充斥，知识落后，形成了今天“愚”“贫”“弱”的三种要症，直到现在，由于知识分子的缺乏，处处受着欺骗、压迫、剥削的种种痛苦。但这里的穆民教育，跟他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有着崎岖不平的一段经过的！

民国八年，马福祥先生在护军使任内，看到本省教育落后的情形，遂创设“蒙回师范学校”于省垣，并设附小学一所，其后，又在各县穆民集中区，设立了许多“清真小学校”，全省共计七十四所，且对于一般学子的优待和保护，以及用种种的方法，加以鼓励奖掖，一般人皆以读书为荣耀，一时读书之风气大开，各家长纷纷送其子弟，上学读书，不料此种学校，在以开发西北为口号的冯玉祥时代，全被勒令停办了。

民国二十三年，现任主席马鸿达先生为继承乃父福祥公之遗志，复于省垣设立云亭师范学校一所，课程除中文完全遵照教育部颁布师范制课程标准办理外，复加授阿文一小时，而训育则完全采伊斯兰的精神，实施军事管理。可惜，这一个适合穆民需要的

学校，刚办了三年就关门了。

后来，时子周先生调长宁夏教育，对于穆民教育的策划兴办，煞费苦心，增设了许多穆民小学校，复拟设立“回民师范班”于宁夏师范内，且似订了一个办理穆民教育的计划，但后来时先生赴京未返，而酝酿中的穆民教育，遂成泡影了。

经过一度的消沉以后，新的希望终于到来了，那便是“云亭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成立，马主席自任董事长，并资助基金一亿元，作教育基金，于各县先后成立“云亭国民中心学校”共十五所，由董事会制图，并发给建筑费，立即开始动工，修建校舍，由三十五年三月间开始修起，至翌年七月，大部工程，均已告成，因此各县均有一所崭新的云亭学校出现了。至于课程方面，除中文与普遍学校相同外，复加阿文两小时，学生均须礼拜，后以物价飞涨，基金有限，不敷开支，已于三十六年度，一律列入省府教育预算以内。

我们由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到穆民教育虽然有了相当的基础，但穆民子弟升入中等学校，是很成问题的，穆民因为普遍的“穷”所以升不起中学，而贺兰中学虽系公费待遇，但因为采普遍招考制，穆民子弟因为种种的原因，是很难考进取的。

五、不甚分明的派别

谈到宁夏的伊斯兰派别问题，倒是有研究的必要，并且各派的沿革，和近来彼此间的趋势，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中国的伊斯兰从好些地方都可以证明，当初是“什叶派”比如：穿衣挂帐的尚绿色，举行法图默的纪念会，战克录一书的流行等，但后来不知何时，竟变成“笋尼派”了。而在中国更一致的遵奉大教长艾布哈尼法的教化，成为艾布哈尼法派，根本无什么派别可言。到清乾隆年间，官川阿吉子由布哈尔汗等地留学归国，便在撒拉一带，传布教道，提倡高念，并对于各种念法的音调，依照外国的

念法，大加改革，遂引起主张暗念的老派的反对。新派主“高”念，称之为“哲赫林叶”（即高的意思），老派主暗念，因称谓：“虎费叶”（即暗的意思），老派领袖为苑寺，对于新派领袖阿吉子（即马明心）大加攻击，新旧水火，各不相容，遂有乾隆四十六、九年两次的大争端，和光绪二十六年的事件。同治时大乱，此皆由新旧不和，内部分裂，予那统治者以藉口，假借弹压之名，进兵清剿，遂酿成流血的大战争。

新派自马明心殉道兰州，势稍衰，至马化龙出，则大盛行，嗣以马化龙与清庭对抗十余年，议和后，被清军所杀，而其教下，死亡尤惨，此派一时势弱，至马元璋出，则又有新兴之气，不料民十三年，地震后，元璋歿，以至于今。现该派领袖马腾霄、马震武皆与政府密切合作，一切尚安！而此派以金积道堂为中心，教下遍全国。

民国以来，海禁大开，朝觐天方者日众，回国时皆携有大批经典，一般阿衡研讨经典，考察事实，深感我国教胞所实行者，趋重风俗，违背教义，遂大倡改革，力谋刷新，于是遵经出焉，此即一般人统称的“新兴教”，亦名“其他布笋乃提”。这一派奋斗甚力，对于宗教的复兴，陋俗的改革，确有不少的建树，显然的，已将过去哲赫林叶派积极前进的精神，取而代之，而为伊斯兰运动中新兴的一个力量。他们的方式，是整理内部，提高教胞们的宗教意识，注重实行五大天命和圣行；避免与外界磨擦，采取理论的说服，抛弃武力的冲突，这是与哲赫林叶所不同之点，近年来，宁省宗教略有进步，此派实有力焉。

六、关于、“回族”“回教”问题的一个商榷

对于这一个问题，论者颇多，大体上不外：（1）回族说和汉族回教说两种，尤其自抗战军兴，国内各报章杂志，多主张中国的回教同胞，除新疆以外，不论是西北或内地，都是汉族改信回

从西吉县各种宗教活动看 回民宗教负担

教，而不是另一种民族。特此说者，揆其用心，无非是藉此消弭回汉间的隔膜，减少西北问题的严重性。但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学理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实则，硬把穆民（信奉伊斯兰的人）填到汉族的队伍里面，而不去解除他们切身的痛苦，问题依然是存在的，不但与事实无补，反而更加深了彼此间的仇恨。兹就管见所及略述一、二。

前面我们在“伊斯兰传入宁夏的研究”一节里面，曾经引证了一段“郭子仪请回回”的史事，关于所来的大食、回纥、乃曼等或全信伊斯兰，或一部信伊斯兰，但这些人，自平定安史，恢复两京以后，即散居于陕、甘、宁、青一带，是无问题的，后来跟唐室发生裂痕，为了自卫自救，和生存的需要，更进一步的密切合作，大食以伊斯兰文化而同化回纥、乃曼朔方等，而成为一个特殊的民族，自是可能的合理的事实。

蒙古由西方凯旋，俘掳了不少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崛人和中央亚西亚一带的信奉伊斯兰的民族，这些人里面，有商人、有军人、有学者，甚至于有不少的政治家和天文家，他们帮助元室，统一中原，这时东西交通便利，西方各信奉伊斯兰的民族，时常到中国，尤其是西北一带游历，或经商，返国的也有，留居的更多，而在西北各城，掌握了商业的大权，迄今宁夏各卫市，米粮市上所流行的，还是波斯话，此种商业特权，虽被汉人夺去，但遗迹留传，便可想见当年的盛况了！

北京大学教授黄文弼先生，在他所任西北史地一科里，曾明白的指出：甘、宁、青的民族为汉族、回族、蒙族、藏族。他特别指出“回族”是由色目人、西域人及改信伊斯兰的蒙古人和土人而造成的。黄先生又说：“居住大夏河一带的土人，已汉化，信伊斯兰，语言同蒙古语相近，大部来自西域或撒马尔汉一带，因其改信伊斯兰，故与北部蒙古断绝关系了。”笔者特向黄先生请教：“此种所谓‘汉回’，是否另成一个民族？”黄先生很坚

决的答复：“是啊！是民族？是在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下，而造成的一种民族！”

由上面所引证的两段史例。和对于西北问题很有研究的黄文弼教授的意见看来，我们的结论是：绝不是单纯的汉族信的伊斯兰，而是集西域、蒙古、大食、乃曼、土人甚至于汉族等而在伊斯兰文化的同化下，孕育而成的一个特殊的民族，这种民族，我们也可称之为：“伊斯兰民族”。

有人说：“信伊斯兰的，要称为“回民”或“回族”，那末信耶苏教的或佛教的，也要称为耶民、耶族或佛族了，”其实，这种看法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因为信耶苏教或佛教的人都是个人一时的行动，决不是像穆斯林一旦信了伊斯兰，而他的生活习惯，和婚姻、丧葬、家庭制度、亲属关系，……完全要起一个很大的变化！况中国的穆民，这些年来，既未向外大事宣传，加入的自属寥寥，而他们自己又保持着血统信仰、生活习惯的独特性，当然，决不是跟普通的宗教信仰，同日而语的。

总之，宁夏的穆民，无论从历史的演变，或是构成民族的各种要素，以及由于政治的和社会的各种现象上看来，确实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种型，和应具备的条件。

（原载《西北通讯》1948年5月）